





性理大全第二十六卷

理氣一

總論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上積為質而性具焉○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





○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無查滓○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又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

靜之極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疑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便理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出一箇物



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是曰理無極氣有極否曰論其極將那處做極○所謂理與氣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渾淪二物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名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問天地之

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足大德必得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大死豈非氣使之然耶竊疑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春秋戰國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曰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了○問理氣先後曰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

勉齋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理無迹而氣有形理無際而氣有限理一本而氣萬殊故言理之當



先乎氣深思之則無不通也。○天地生出人物如大芋頭生出小芋頭太底有理與氣一下生出無限小底却都傳與他去。○北溪陳氏曰：一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箇空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德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個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爲二物矣。

### 太極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明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

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呼吸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太極理也。



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來將去○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体用蓋靜即太極之体也動即太極之用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

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原由躰而達用從微而至著○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常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又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

節齋蔡氏曰至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至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時既不同所主皆異不可執一而廢一也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

西山真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二原者太極



也。太極者乃萬理統會之。有理即有氣分而為一則為陰陽分而為五則為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為性上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躰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體之物只是理之至者故曰無極而太極。

比溪陳氏曰太極之所以為極至者言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粹至伸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曰極。○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上至也以其在中有樞極之義如皇極此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使訓極為中蓋極之為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為衆材四面

太極  
無方  
無體  
物之  
理

又比皆停勻無偏刺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不動所以為天之樞若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存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理在其中為之主宰使自然如此就其為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恁地渾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為天地為人為物又皆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為之論。總說離天地萬物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了。○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

生理

生理

六



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繞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繞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繞有理便有氣繞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却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為先孰為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臨川吳氏曰太極本無体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以為太極之体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為太極之用太極之冲漠無朕声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而亦何体用之分哉○開物之前混沌太始混元之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開物

之後有天地有人物如此者太極為之也開物之後人銷物盡天地又合為混沌者亦太極為之也太極常常如此始終一狀無增無減無分無合故以未判已判言太極者不知道之言也此類詳見周子太極圖下

### 天地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常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作為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對凡地動者

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指闕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

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

天中一物



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  
速也然寒暑之變其漸○冬至之前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  
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天只主施成  
之者地也○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  
道也○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  
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長道則自然生生不  
息○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為故也使竭智巧而為之未有能不  
息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  
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萬物始生也鬱結  
未通則實塞于天地之間至於暢茂則塞意亡矣○天之所以為  
天本何為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詩

天地有常  
又之  
天地  
以虛  
為德

書中凡有個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一個包含徧覆底意思則皆  
言天○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  
有常又之道所以為中庸也○天地所以不已有常又之道也入  
能常於可又之道則與天地合○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  
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或問天帝之異曰以形體謂之天  
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  
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以氣明  
道氣亦形而下者耳○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  
長而氣化消○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羽磨行  
便其齒齶不得齒齶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則齒更不復  
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一  
理氣論



天地間如  
共體  
古今  
同氣  
人物  
之異

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造化不窮蓋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則不反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為呼也。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此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有盛衰故也。至於東西漢以來人才文章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以為心所以然者。口為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只如均是

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氣之厚薄異也。問太古之時人物同生乎曰然。純氣為人敏氣為物乎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

曰然

致聲胡氏曰天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各其形皆非知天者在。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比且氣機有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無壞乎。

朱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



了便撥許多香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  
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  
是在下○天運不息晝夜輓轉故地惟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  
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香滓在中間地者氣  
之香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問天有形質否曰  
只是箇旋風下輒上堅道密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  
爲甯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  
清至明耳○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  
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  
因甚麼時疑了初間極輕後來方疑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  
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  
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  
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又問生第一個人時  
如何曰以爲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化生如今物之化  
生者甚多如風破○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  
中間始得寬闊光明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  
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  
五峰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  
迹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  
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即變而爲高柔者即變而爲剛此



事患之至深有可驗者。○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遍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問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曰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連地下亦是天。又云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也。○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

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理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爲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問天依地。地附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閣在中。○問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其以爲此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所能窺測。曰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攷。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渾渾地天之正色。○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著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



之一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  
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伊川云測景以  
三萬里為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  
運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  
南陸北陸之間相去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天之  
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游之  
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算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  
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球自內而觀之其  
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游以薄四表而止  
也○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  
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

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形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  
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問天地之心亦靈不靈只是漠然  
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  
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  
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  
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  
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問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  
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  
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含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為  
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  
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



天地以生  
物為心

馬堯樹上發李花也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  
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  
心○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  
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  
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  
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天地別無  
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  
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  
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  
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  
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並萬物莫

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古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  
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者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  
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  
只恁地說不得○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  
心時○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  
有麓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盞相合貯水於內  
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或問大鈞播  
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  
而復聚之氣

西山旨氏曰按楊億註荀子有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集覽

楊億按通鑑唐憲宗時人累官  
至大理寺評事註荀子書行于世



庸齊許氏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夫  
既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耳伏羲之前吾不知其幾混沌而幾  
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  
塞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填於下人物生息  
繁滋於其中復有英居誼辟相繼為主而人極以立以兩間之開  
闢者如此宜不至於再為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  
之氣不能以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年泰者有時而  
否通者有時而塞至於否塞之極也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  
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  
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為離虛之明而徧  
於沈伏水不為坎陷之滿而徧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

之混沌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者至此又成一混沌矣天地每成一  
混沌所不死者有元氣焉惟其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  
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年或歷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  
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填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  
生息而繁滋此陰陽之運氣已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為之  
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混沌者固以其漸由混沌而開闢者亦  
以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繼天為王而人極以復  
立休養蓋當一開闢之初也

魯齋許氏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天有寒暑晝夜物  
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

性理大全卷之三  
理氣論  
上句



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天道  
二氣此一氣消縮彼一氣便發達此一氣來彼一氣必往無俱往  
並發之理陰氣方長陽便伏又嚴霜以肅之使陽氣必伏

天度

曆法附

朱子曰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  
之退處日月會為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  
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此天道常不及  
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  
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天行健  
一日一夜一周天過一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  
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

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  
日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  
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  
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日月所會是為辰注  
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  
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  
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  
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  
運之正耳○或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  
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其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  
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  
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  
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  
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  
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  
行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  
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會右轉只是隨天轉天  
行健這個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  
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  
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着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

衡疏中載玉著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  
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  
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平覆地上半在地  
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缺北極出地上  
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  
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  
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  
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地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  
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

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

集覽

璇璣玉衡書舞典在璇璣玉

衡注美珠謂之璇璣機也以璇璣機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機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衡而設之所以窺機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玉著渾天說



按三國志蒯越廬江人傳覽多聞仕吳為常侍嘗制渾天儀極其精巧後為嬖臣譖死時論寃之嵩高按一統志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此一十里五岳之中岳也其山三尖峯東曰大室西曰少室嵩其巔各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中岳居四方之中而高故名高○或問以為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舛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趨來趨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大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交得不

在舊時處了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蔡仲默天說亦云天體至負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



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  
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  
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此說也分明○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  
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地看時有甚  
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問同度同  
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

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  
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  
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斯撞著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  
箇在手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  
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  
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  
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却當著  
其中暗處故月蝕○或言高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歌側遂  
當其中耳曰高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高山  
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磨然此是天之中  
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問天有黃赤二者沈存中云非天實有

尺



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如何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

秉燭執扇

之類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是也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故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在外則雖近在內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集覽統存中沈括字存中湖州人嘉祐中進士累官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置象麗新曆轉太常丞時籍民車禁蜀監括論止之使契丹圖其山川風俗上之拜翰林學士後謫秀州卒括傳李無所不通凡律樂醫卜諸家皆有論著○問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在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為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

地理大全卷之六十一 地理氣論



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夫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白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浪字皆著改做進字

象山陸氏曰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與南北

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一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畧也。○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集覽月有九道漢天文志月行九道謂之南白道二出黃道之西黑道二出黃道之北并黃道為九道也張美和曰日月之行有遲有速不可以一律齊也故因其所行分



性理大全卷之六  
為數段每段各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非真有所謂道也交融融常斐勿說文日月焉曰缺也

或問晦翁嘗疑日自右轉不是以為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却剩

一度日一日一夜恰好月則不及十三度有奇與曆家所推大段

相友不知何所見而云爾潛室陳氏曰天行日剩一度出鄭康成

日月俱左旋聞橫渠有此語但曆家用簡捷超徑法巧算須用作

右旋却取他背後欠天零數起算故日只作行一度月作行十三

度有奇庶乎簡捷超徑易布算也集覽鄭康成按漢書鄭玄字

馬融受學後歸鄉里學徒相隨者數千百人國相孔融深敬之玄嘗道過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袁紹帥冀州大會賓客競設累席百家互起玄隨力辨對咸出問表莫不佩服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

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

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因此後遂謂日月五星逆行

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比其一艘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

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故也今當以太

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

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

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

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

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

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而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

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

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

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

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



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人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集覽

七政日月五星也

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閔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倘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難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者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一作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乘之遂不差大抵陰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嘗窮

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得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來日之影此以下論曆法

集覽

洛下閔按漢書下閔浪中人隱居洛下武帝時徵特詔太史改造太初曆

元城劉氏與馬水卿論曆法曰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永卿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為夏以夏為秋矣故曰定四時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朱子曰古今曆家只推算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太史公曆書且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且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六數○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細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夫而不爲

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定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趨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大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月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入



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曾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分作八界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會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會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此過則減此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

晁爲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道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會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夫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有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

不知當初因甚不會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李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一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一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箇頭勢大數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舛正如百貫錢脩一料藥與



十文脩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

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各

朔為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

日月生明集覽大史公按漢書司馬遷龍門人父談為太史令

楚以歸太初中為太史令因尊父為太史公既而論李陵得罪出

而後憤脩史記則向揚雄皆稱其有良史才劉勰按漢書劉勰

子駿宗室劉回之子好古博學仕朝秀為國師入改名秀以應

識竟為弄所誅玉札按五代史朴東平人周李進士為校書郎

嘗獻平寇策累遷戶部侍郎即樞密副使顯德中造欽天

曆來獻詔行之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斧叩地大慟

象山陸氏曰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為準朔虛者有前

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

氣共三十日有餘分而為中分中即氣也

潛室陳氏曰左傳正義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

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七日有餘月已

行天一周至二十九日過半即月法二十九日又逐及日而與之

會是為一月十二月而成歲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今十二月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之一未得氣

周細而言之歲正少十一日少弱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

九日法九百四十分四百七十分為半日合十二月餘分三百四

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餘三百四十八分一日九百

四十分其二百三十五分為四分日之一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  
內取二百三十五以當四分日之一仍有一百一十三其餘整日  
惟有十一日又少餘分一百一十三減之是一年正餘十日八百  
二十七分不成十一日故謂十一日少弱一年少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積



十九年少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少弱足以當之古曆十九年  
爲一章七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  
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  
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  
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謂  
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端首即十一月  
甲子夜半朔故言履端用始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當  
三十日餘以日月會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  
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爲正月閏前之  
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故言舉正  
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以所有餘日歸之於終

積成一月則置閏故言歸餘於終也○問漢武帝命唐都洛下閏  
推算星曆以爲合於夏正改用太初曆按自黃帝以前調曆有上  
元太初等曆今以合夏正而用太初曆然則夏亦用太初曆乎否  
也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  
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元  
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集覽  
唐都按漢書  
都方土也武帝  
太初間詔求民間治曆者二十餘人郡  
乃與洛下閏推究星曆造太初曆上之

性理大全第二十六卷



新刊性理大全第七卷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日月之在天猶人之有目目無背見日月無背照也○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或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者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晷虧一分也○問日食有常



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曰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二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程子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有光氣到卯上則卯上有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俱其體

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辯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傍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爲日蝕在望則爲月蝕○邵康節謂日太陽也月太陰也星少陽也辰少陰也辰非星也又曰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三辰北斗去辰爭一十二來度日蝕是日月會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蝕是日月正相照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又曰日月會合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



復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少虧盈者此也。○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死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朔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繞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晉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

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堯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克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或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分二至也是四分取半因說曆家謂紆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日月相看皆四分天之一。○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蔡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傍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曰若不如是月何緣受得日



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  
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  
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曰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  
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  
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  
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  
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影也問日光從四邊  
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豈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處  
故微有礙耳。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  
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而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  
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

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日蝕是為月所掩月蝕是與日爭敵月  
饒且昆子方好無蝕。曆家謂日光以望時進奪月光故月蝕日  
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似有蝕為文者  
關於所不見。問日月陰陽之精氣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  
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映之光復為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  
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蝕隨所  
蝕分數則光沒而魄存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  
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  
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蝕時亦非光散但為物掩耳若論其實  
須以終古不易者為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  
頃刻不停也。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



聖人修身  
修行

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曆家有以為當蝕而不蝕者有以為不當蝕而蝕者。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虛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蝕矣或問日蝕之變精於數者皆於數十年之前知之以為人事之所感召則天象亦當與時盡虧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西山真氏曰月大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

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二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謂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

魯齋許氏曰天地陰陽精氣為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月行有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月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臨川吳氏曰古今人率謂月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觀者言而非月之體然也月之體如彈丸其週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之時

生理大全卷之三十一



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是以下之人見其地之盈  
乃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得見其明之半於是弦  
之月爲半虧及在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  
者悉不見其明之全於是晦之月爲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  
于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于上則晦之月亦如望月之  
體常盈而人之目有所不見以目所不見而遂以爲月體之虧可  
乎知在天有常盈之月則知人之目盈曰虧皆就所見而言爾曾  
何損於月哉

###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子張子  
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

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  
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  
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  
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  
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  
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刻之或停也今日是  
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  
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月矣若之  
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焉之誤  
則不可以不正也○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



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著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其凝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問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曰只是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

○或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簷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樞子極星便是樞底點字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此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帝座惟在紫微懸胡王氏曰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庭索隱曰孝經接神契云大角為坐候宋筠云座帝坐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也占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也紫微即大微天子之庭也詳見雷書天文志

雷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







有氣便有形如蛟螭本只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或問程子謂雷電只是氣相磨軋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繞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香澤便散不得此亦屬成者性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問雷者陰陽擊搏之氣然有持而擊人是豈氣之所為乎且擊人之時有所謂石與火又有書督字曰其人有此惡者豈其氣又有神物主之耶南軒張氏曰橫渠有言陽在內者為陰氣所家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為雷霆蓋雷霆是天地間義氣人為不善又適與

之感會則雷震之有所謂火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氣之墜則為石星墮亦然若所謂書字則無是理曰神物主之者繆悠之說也

問雷者陰陽二氣相摩而成聲春秋有所謂震夷伯之廟不知陰陽二氣亦能震物也耶潛室陳氏曰雷雷固是陰陽相薄而成聲然以陰陽之怒氣與沴氣適相值故震要之此等陰陽自虛而有自氣而形自聲而發皆摩盪之甚也故人或見其形或拾其物此二氣極摩盪處小而言之則人間之灼火大而言之則虹霓之氣化若蛟龍之生物皆無而為有也

集覽 震夷伯之廟 按左傳僖十五年 震夷伯之廟 注見夷伯之

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 隱應焉夷伯魯大夫也

西山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



其與日之暄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震求以殺之也

### 風雨雪雹霜露

程子曰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本卦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蟬螻之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沍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灾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雨如飯甑

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為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凝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趨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之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昔聞王參議嘗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為雹及夷堅志載劉法師嘗在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入



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為膏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膏時必寒今膏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膏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為膏也

集覽 釋名在壁曰守宮亦曰蝎虎黑褐色在野曰蜺蜺綠色東方朔傳上置守宮孟下朔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為蛇又有足是非守宮即蜥蜴也

按一統志五臺山在大原府五臺縣東北一百四十二里環五百餘里五臺高出雲表頂皆積土因謂之臺世傳北方有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凉山者即此也

真國志 世觀法師在隆法師居中至西山巔有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啖之一日繞水盤取盤入口即蜥蜴如彈丸俄頃滿地忽震雷一聲膏皆失去明日入言昨日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為也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入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其嘗登雲

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茫如大洋海衆山崖露峰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雲

勉齋黃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平昔背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



故蒸滄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老子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坐殺之分不可無也。○冬至一陽生却須待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便道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良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言箇理潛至陳氏曰大率陰陽消長之理一氣不頓消不頓長在消消之中大凡寒暑晦明之交接頭處頭兩下俱帶此所以良居八卦之中宜只是止萬物然分於東北之間一頭按坎之殺氣

固是終萬物一頭按震之生氣又為始萬物蓋震言能頓生惟於殺氣未盡之時已是得帶此子氣了故至震方發生也。○早

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

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

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

是松柏亦不是不凋只是後凋凋得不覺恁少得消息方夏生長

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問張子云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其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

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五峰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

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地列于天地



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體其為氣炎其為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耦為數以柔為體其為氣涼其為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一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故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

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陰陽各有清濁偏正。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陰陽不可分先後說。陽氣只是六層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闕處便是陰。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一氣周匝把來切做兩截時前而底便是陽後而底便是陰又切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此箇時下面便生了此箇那便只陰這只是箇虛吸噓是陽吸是



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九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分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又曰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閒一箇拙夫是也

○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自然只是陽既升之後看看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天上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

曾齊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臨川吳氏曰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動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



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

### 五行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掩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

形始  
形終

之具

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上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各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而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混而為一也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金木水火土雖



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天一自是生水地  
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因底意思未便是生出得一  
箇軀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軀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  
木者土之精華也又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  
胡亂下一字○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  
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  
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  
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  
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  
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  
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亨

其終始乎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  
適而非此也○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  
而外明○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火中有黑  
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陽也故水謂之陽  
火謂之陰亦得○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  
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  
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  
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  
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爾曰然○或問陰陽五行之  
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不曰一歟又曰同者  
理也非同者氣也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



一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  
 ○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橫渠說得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  
 土水與火則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曰火自是箇虛空  
 中物事問只溫暖之氣便是火否曰然正蒙云木曰曲直能既屈  
 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  
 革而不能自返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  
 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離故水之為物水漬則  
 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  
 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燥之  
 反流而不耗也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也者物之所以  
 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無無而  
 不遺○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  
 者也○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  
 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  
 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  
 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

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  
 ○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  
 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  
 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問木之神為仁火之神  
 為禮如何見得曰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  
 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他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  
 ○問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  
 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耶先儒謂物物皆具  
 則人之氣稟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  
 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曰五行之  
 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



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黃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生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高解氣質之說爲不然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爲非有次第但言其得數之多寡以夏後繼以秋爲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尅夫五行一也而以爲有生與行之異則誠若近於支離者然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一氣言則互爲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而默運於冥冥之表者其氣也夫豈

三者  
相須  
以成  
變化

然而無別哉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爲先木金以陰陽之稊而居後此質之序然也就氣而探其運行之常則木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須以成造化今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不過輪一死局而無經緯錯綜之妙其爲造化亦小矣此其一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有誠若不可以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疏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易天傳自天一至地十以爲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正指五行生成之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行亦以是為次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為經緯也今必削其次第而但以得多寡為說則是以五行之質水木皆陽之所為而無與乎陰火陽皆陰之所為而無與乎陽既非生成之序復矣變合之旨所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為虛語矣然勉齋亦云初只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未安耳按水暖是火蓋取既生鬼陽日竟之意但二者恐自不同此其一也若火生金之說則尤不可曉若以相生為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以相尅為序則當曰水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獨以尅相生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

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

之所旺也土旺則皆可以生金矣然辰未陽也戌丑陰也陽則生

陰則成辰未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為之傷夏火之氣盛則

土為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以火則為尤旺故能生

金而為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瞭然甚明也哉按五行家金生於巳蓋辰之所生地

但孕育方微必至季夏然後成體而為壯耳今但見夏之後便繼以秋思而不得其說

遽斷之曰火能生金竊恐其為踈矣月令以中央土繼於季夏之

後蓋問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土皆是此意與十干之序昭合自

炎黃以迄于今未之有改周子朱子蓋皆取之今一旦創立孤論

以行其獨見愚恐其不合乎造化本然之體也

或問氣行於天質具於地則是有氣便有是質氣如是質便如是以

性理大全卷之五



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  
金土氣之序如此質之序如此潛室陳氏曰五行始生謂太極流  
行之後自氣而成質自柔而成剛水最柔故居一火差剛故居次  
至木至金至土則浸堅剛故洪範與易言所生之序皆如此氣則  
成四時之序即五行之序也

賈氏曰十干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為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  
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  
易八純卦之六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為木巳午二  
支為火申酉二支為金亥子二支為水辰戌丑未四支為土而已  
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幹則否壬癸  
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巳各二土而四

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不為木而四火四水四金  
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  
且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上曰其水其火其土其金其木者又始  
於誰乎疑末世術家猥瑣之所為也集覽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按  
武經總要黃帝命大撓  
惟天地之德探五行之情以占斗柄所建  
始作甲子注大撓黃帝之臣撓奴教反

四時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  
為用也。春為感夏為應秋為感冬為應若統論春夏為感秋冬  
為應明歲春夏又為感。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年言之有  
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二  
日言之有日晝暮夜。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



得過便為夏收歛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曾齋許氏曰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便相循環一體一用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維兌坤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已中兌也天中正氣巳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

而亥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以歲氣起大寒者以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非也揚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宜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艮者可以分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序也。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水火土金水始終終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中故由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金三十日然



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  
終於燥金丑未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  
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  
皆然如是六十年至于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  
於授大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為次  
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啓玄子闕而未言近  
代楊子建昉推而得之

地理 潮陰附

朱子曰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軟在○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素  
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至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  
百川瀟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取

高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  
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  
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然諸國在  
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極尖則崑崙也于闐外夷國名

聞國居葱嶺之此二百餘里自漢至唐皆入貢○五代晉時其  
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遣使入貢丹為大寶于國王宋初屢  
朝享不絕 國朝永樂初頭目打魯哇亦不刺金遣使滿刺哈撒  
木丁等貢玉璞認加賞賜天必一諸國王幼學曰天然即身毒國  
萬震南州志身毒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人脩浮屠道不殺伐  
遂以成俗土產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之類天音乾毒音篤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  
處自春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春以東之水則東流  
入于海前向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  
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



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集覽晉都按書傳

地三面距河交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雲中按一統志雲

中郡各唐初所置治雲中縣今為大同府屬山西道龍門西河

按書傳龍門山名在焉夏陽縣今河中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

河也華山按一統志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南即西岳也五嶺

按陸德明南康記南安大使嶺桂陽騎田嶺○堯都中原風水極

九真都麗嶺臨賀明浩嶺治安越城嶺是也○堯都中原風水極

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遠直至泰

山奏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

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集覽堯都中原按一統志堯

西道中原猶言中華也河東太行按一統志河東郡各秦初所

置治安邑縣唐初罷之入縣屬平陽府太行山名在平陽府絳縣

東山極高險廬山按一統志山在南康府西北古各南障世傳

周武王時臣俗兄弟七人結廬隱居於此故名明越二州各按

一統志明州唐初所置治鄆縣今為寧波府越州隋初所置治山

陰縣今為紹興府俱屬浙江道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按

一統志黑水在叙州府城東南即南廣溪輿地志謂此水即禹貢

之黑水按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南流入于南海今此水則自西南

夷界流至南廣洞入○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

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繞之高華列其前集覽堯舜禹故都

是也史記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按一統志蒲坂今為蒲

州安邑今為安邑縣晉州今為平陽府河中府今為蒲州俱屬山

西道○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行山

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

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

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

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

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伊川云太行後是忻代

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或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父

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在



後秦如何都得集覽

赤狄路氏按一統志赤狄路子國本商之

州是也太原晉曰陽按一統志太原郡各秦初所置今改為大

原府屬山西道晉陽縣各秦初所置今改為太原縣屬太原府

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

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

漢而來至長安而盡他錄作關中較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

橫山皆黃石集覽函谷關按一統志函谷關有二舊在河南府

南府新安縣東頂羽坑秦平即此處○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

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

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

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

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

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集覽建康

康即名治按陵縣今改為應天府直隸京師諸要害地西南夷

傳調殺諸要害處顏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臨安

按一統志臨安府各南宋所置治錢塘縣今改為杭州府浙江

道吳都武昌按一統志武昌郡各孫吳所都晉廢入武昌縣今

因之屬武昌府關陝慈湖王氏曰關中本陝西之地故曰關陝

今關輔之地是也許洛二州各按一統志許州後周所置洛長

社縣今因之屬開封府洛州北齊所置○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

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家漢

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

盡乎兩浙閩嶺集覽嶧家漢水之北嶧家山各按一統志嶧家

水所出禹貢嶧家導漾即此一在鞏昌府秦川西南六十餘里禹

貢嶧家導漾東流為漢即此又按漢水源自嶧西嶧家山由漢中

流經劍州均州光化至襄陽府城北又東南經宜成抵安陸州至

大別山入于江其水因也而名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蓋總名為

漢別言之則有四耳岷山按一統志岷山在成都府茂州羌之

列峯村一名鶴家即此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汶焦山其附曰

岷山



羊膺江水所出此山直上六十里嶺之最高者遇大雪開洋望見成都

○大九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

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

為福建一廣集覽江出岷山按一統志岷江即四瀆之一俗名汶

州轉而東南至雅州過全○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

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

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

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湘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

尾以盡于閩粵也集覽衡山按一統志其山在衡州府衡山縣

軫度應執衡故曰衡山舜南巡狩至于南岳周戰方氏荆州之鎮

曰衡山即此九江終書傳九江即今洞庭湖也東度桂嶺者則

包湘源桂嶺相源二縣各按一統志桂嶺縣本唐所置屬賀州今

為賀縣屬西樂府湘源縣本隋所置屬永州今省入全州屬桂林

府北經袁潭之境袁潭二州各按一統志袁州隋初所置治宜春

縣今陞為袁州府屬江西道潭州唐初所置治長沙縣今改為長

沙府隸湖廣道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按一統志庾嶺在南

安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傍嶺高聳南接南嶺初嶺峻阻唐張九

齡開鑿新路兩壁峭峻中途坦夷其上多梅又各梅嶺嶺表有閩

曰梅關置守兵守之或傳梅福嘗隱於此彭蠡湖名在南康府

東南一名官亭一名揚關左里一名都陽關四十里長三百里巨

浸瀾漫中有鴈泊小湖西接南昌東抵饒州北流入于江禹貢東

匪澤為彭蠡是也東包湘江之源按一統志湘江在梧州府城東

三里舊志出欽縣玉山其水經建德合發溪過富春為浙江入于

九

海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漫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盧肇曰浙者

折也蓋取潮水出海曲折倒流也此其首以盡會稽按一統志會

稽即名秦初所置治山陰縣今為紹興府隸浙江道南其尾以盡

閩粵閩粵國名按漢書惠帝三年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注常昭

曰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粵人所居故稱閩越秦立閩中

建安治地名今建寧之建安○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

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集覽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按一

南一百里宋史浩開過此募人以石堽路三百六十級○江西



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  
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淞之山多自南來水多  
北流故江淞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  
象為東南交會處者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  
衝集覽荆襄二州各按一統志荆州漢初所置治江陵縣今為  
荆州府襄州西魏所置治襄陽縣今為襄陽府俱屬湖廣  
道○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西北地至高  
之高處又不在天之中○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  
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  
髮皆赤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  
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集覽骨利幹慈湖王氏曰骨  
海北其地晝長夜短日方沒後天色正燦然羊脾適熟日復出矣  
按綱目集覽堅昆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耆北人

皆赤髮綠睛唐初所結骨太宗時收服置堅昆都督府於此既而  
敗黠戛斯集覽按綱目集覽鐵勒即赤勒乃高車部落其他  
在樂勝州北經秦長城此行○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脾  
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  
及從東出而為曉其所經無蔽處亦不多耳○自古無人窮至北  
海想北海只後著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  
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在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之有人見  
海邊作旋過吸水下去者○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海  
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是也○柳子云歸墟之世非出之  
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  
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

地理大全卷之二十一 里氣論



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跡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集覽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跡莊子秋水篇天下之水莫大有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注尾閭東海○女真洩水處一名沃焦一石方負四萬里海水注之無不焦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為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為近中也集覽女真起處有鴨綠江按一統志女真北狄國名古真肅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黑水靺鞨即今鼻祖之部落初號女真臣屬於遼至河國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金亡歸於元也鴨綠江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八十里按唐書東楚列傳有馬訾水出嶽鞠之白山色若鴨頭故名鴨綠浚儀與潁川為中按一統志浚儀縣名漢初所置今汶洋符縣為開封府治所仍屬焉潁川郡各本秦所置○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治陽程縣今為鈞州屬開封府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

參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知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忘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集覽六文世南夷國名古為南交之地今為安南國是也土圭則天地之中禮地官以土圭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任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土圭之長尺有五寸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

五千里想他周公且忘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



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豫州為中）按史記豫州即成周之洛邑周公營各為王城以為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理均平今為河南府是也（羈縻索隱曰羈馬絡頭縻半韁也）漢儀云言人被牽制如馬牛之受羈縻也（二苗）書傳曰三苗國在江南荆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今湖南溪洞時猶竊發傳而詢之多為苗姓）其遺種正義曰今江鄂岳三州是地理沿帶表今潭州古三苗國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問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此關中之形勢然漢高道南陽過酈祈以叩武關而關中無擊析之限既而從山東之師稍益以關中之士固守謹關而項羽破圍入之及其領漢蜀之封地形少瘠矣乃由故道以定三秦之壤夫以天險不可升之勢而楚漢分爭之始或自東南而入武關或自西南而抵陳倉或自東方而越穀函何耶（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

漢光武一自河南入為間道（漢高祖桓溫）一自蜀入為險道（祖閔）

安祿山一自河南入為間道（漢高祖桓溫）一自蜀入為險道（祖閔）

此路出定關中諸葛亮亦從此出師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集覽）

為南陽府屬河南道（擊析之限）孟子初開擊析注折夜行所擊折也（由故道）按一統志故道縣名秦初所置後魏廢之故址在漢中府鳳縣境內漢高祖引兵從故道敗章邯於陳倉即此故耳

抵陳倉（按一統志陳倉縣名秦初所置今為寶雞縣屬鳳翔府）越穀函（慈湖王氏曰穀與嶺相通嶺謂嶺山今陝縣東二嶺是也）兄和志云東嶺至西嶺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函謂函谷在陝西桃林縣南二十里有汝澗間水山形如函故稱函關路

在谷口故各函谷（安祿山）按唐鑑祿山柳城胡種姓康氏初名阿筆山母再適安延偃冒姓安張守珪節度幽州技之為將開元二十四年為計擊使升平盧節度使兼范陽節度使天寶九載賜爵東平郡王兼河東節度使以嚴莊高尚為腹心十四載發兵反

船東平郡王兼河東節度使以嚴莊高尚為腹心十四載發兵反諸殺之（檀道濟）按南史道濟高平金鄉人仕宋參建武將軍府事隱太子參軍說武帝北征所至望風降附封永脩縣公月陽尹文帝即位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當特威名甚重後為朝廷所疑見收怒曰壞汝萬里長城（劉裕）按通鑑宋武帝姓劉名裕



地理全書卷之七 地理考終論 十八

彭城人少勇健有大志初參劉牢之軍事因朱孫恩授下邳太守  
晉安帝時起兵朱桓玄有功封宋公進爵為王既而苻苻帝篡其  
位建國號○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  
宋卻建業

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  
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  
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邪况荆襄為南  
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塞武風憲諸州乘高而  
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  
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  
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  
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

境之山則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

支度桂嶺北經秦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

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

而為淺敷原者非也集覽要武風憲諸州一按一統志襄州本唐

所置今省之故址在大同府朔州西一百五十里嵐州後魏所置

今為尚嵐州屬大原府憲州宋初所置今為靜樂縣屬大原府也

（桑乾）按一統志桑乾河各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

北洪濤山下與金龍地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金龍口大岳也二山

名按一統志壺口山在平陽府吉州西七十里禹貢既載壺口即

此大岳山即霍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三十里禹貢既載大原至

于岳陽即此（汾晉之源）汾晉二水各按一統志汾水在大原府  
城西二里西出靜樂縣管岑山經大原清源交城汶水初縣里  
平遙介休入平陽府靈立縣界晉水源出大原縣西南一十里懸  
壺山流分三派其北一派即智伯渠次一派東流經晉澤南南派  
東流並入汾水析城王屋二山各按一統志析城山在澤州陽  
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在陽城縣南境禹貢析城至于王屋即  
此（雷首）山各按一統志在平陽府東南三十里即首陽山恒山  
按一統志恒山在真定府曲陽縣西北即北岳也德安之敷淺原



按一統志德安縣名陽吳所置今因之屬九江府  
又按書傳敷淺原在江州德安縣博陽山北耳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

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為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原於嶓

冢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

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

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

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水自然能生也以下論潮改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

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

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

之始卯為陽中西為陰中也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性從之日月右轉

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

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被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

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

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

夜明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朝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

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

來亦合昏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書

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

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問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



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古州馬氏曰禮記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交晦魄見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潮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爲三分時得八刻二分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

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疑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新刊性理大全第二十八卷

鬼神

總論

程子曰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鬼神之  
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鬼  
是往而不反之義○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則一而已○或  
問鬼神之有無曰吾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為爾言有爾得  
不於吾言求之乎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窺伺  
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鼻口之象而後能之耶

藍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



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朱子曰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其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皆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伸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專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魄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

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鬼神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其漸明則此感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為神夜為鬼生為神死為鬼豈不是界分○問先生前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雨風



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于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或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某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魘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

為崇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

不相關曰聖人便只是如此說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

理會

禹鼎鑄魘魅魍魎之屬前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以鑄

穀二水之間毛晃曰魘魅精怪也亦作鬼魘魍山川精物說文作魍魎杜預曰水神也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

思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

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

而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

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

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

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講張為幻莫可致詰流



俗眩於怪談休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龔儒衣冠飾為  
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  
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矣信天事之妄而不察天理  
之直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為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  
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亦莫  
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  
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  
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補註講註也  
胥相也靡連也交於幽明者皆失理如古用幣以為費後易紙錢  
以侑于神也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嘗聞好談鬼神者皆  
所未嘗聞見獨裡不問更傳已為言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  
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云人之所信者日月亦有不足信者  
也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氣盈氣日反而遊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

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  
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  
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  
而休於內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聞  
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集釋淋謂唯唯也集覽講張為幻  
民無或胥請張為幻注講說也張說也變名易質以眩觀者曰幻  
一胥靡非而從之胥靡有罪之人也胥灼曰胥相靡隨也古者相隨  
坐輕刑之名罪不至朴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連以執沒也林希逸  
云胥靡城且春之人也又則陽篇築十仞之城為胥靡之所苦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  
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  
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  
往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



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  
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為神秋冬是氣之  
已退屬陰為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  
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夫抵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  
之方長者也鬼之為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  
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  
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  
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  
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午  
以後漸退屬鬼以一月言之則月初三生來屬神到十五以後屬  
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  
屬鬼九氣之伸者皆為陽屬神九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  
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問先儒謂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潛室陳氏曰鬼神只是  
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為寒為暑為晝為夜為榮為枯有迹可見此  
處便是鬼神蓋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  
能○天地造化萬物靈生于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為  
之耶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非粗迹之迹于今一  
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斲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于  
人間是孰為之耶即造化之迹鬼神也

西山真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  
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地之神曰示以其

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地之神曰示以其



草木有形可見顯然

示人也示古祇字

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

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有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饗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九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也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雍底士不知道民罔

恒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衰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李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友之吾身而嘘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魄聚魂疑而生離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游魂記所謂禮樂鬼



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如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

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邪此言極善○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入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有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于天消息之意

張子曰范嬰之嘗言神姦物怪其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



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入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友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及遭重罰而大善及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况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為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

聖人不傳一言

有言親見者

按史記高秦之臣者始皇聞其通獄法以為中軍府令使教少子胡亥決獄由是得幸

胡亥及帝崩沙丘因與胡亥李斯謀殺不發喪即矯詔殺太子扶蘇立胡亥為帝拜中丞相專持國政指鹿為馬朝野側目關東盜起恐見責讓乃弑帝於望夷立子嬰為帝未幾沛公入關子嬰殺之按唐書武后名嬰并州人故荊州都督士獲之女貞觀間為才人既而熱為尼高宗見而悅之立為后委以政事帝崩中宗即位聖德之臨廟稱制殺戮宗室華唐為周自辨則天皇帝麗幸僧懷義及張昌宗兄弟入宮淫亂無度幸執拒擊在位二十年為張柬之等逐徙于別宮

朱子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

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

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

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問生死鬼神之

理一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凝則為人散則為鬼



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有氣雖是一時

都有畢竟以理為主入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云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

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生乎形

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一云醫家所謂陰陽

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

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

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

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

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

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

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軀道

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于產為之立後使有所

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

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

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

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

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

龍罔象土之怪曰羊豈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

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

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

未須理會也集覽左傳昭七年鄭人殺鄭良霄襄三

十年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即良霄則皆走不



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六年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六年  
 三月三日余將殺帶也駒帶助子哲殺伯有者明年壬寅七年正  
 月廿八日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交壬子駒帶卒國人益懼  
 齊燕平之月七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益懼其明月七年二  
 月子產立公孫洩及泉處使有宗廟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  
 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成  
 問焉曰洩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鬼陽曰  
 魂用物情多則竟鬼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四夫四婦強死其  
 竟鬼猶能為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  
 孫子耳之子散邑之鄉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葛爾國而  
 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  
 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注良止之名實伯有之子也○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  
 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  
 散衝免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一理謂  
 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他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  
 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

陽魂魄人之嘔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  
 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

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楚詞云去終古之所之

魂之欲歸兮何問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

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

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

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問遊魂為變

聖愚皆一否曰然又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

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

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又速之異人有不伏

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



元城養氣剛大

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為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為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集覽漢成帝時神君來帝元符五年上病禹湖其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其泉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

畫法其所編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上心獨喜時長陵女子因其子死悲哀亦死而靈民多同之武帝外相母平原君亦往祠之其後子孫以尊顯及帝即位置祠宮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

如何曰然直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曰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鰓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



而精爲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問魂魄曰氣實是實底魂  
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魄是一點精  
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  
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  
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地自  
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問生魂  
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  
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  
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  
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都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  
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

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  
魄之用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有存今人多思慮後後魂都與魄  
相離了。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  
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爲主爲幹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  
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  
象方有陽氣來附也。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  
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  
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  
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  
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  
然則魄中復有魂魄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



嗑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  
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燦氣非魂乎推之遍體  
莫不皆然○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  
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其微非若體魄之懸  
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即體  
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  
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  
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問人  
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強所  
以記得多○問魂氣升于天臭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于天上否  
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緣

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即是這裏無箇主子  
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東都出上去○魂散則魄便  
自沉了今人說處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聞或云氣散而非  
無其竊謂人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及本  
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  
來故口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又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  
不可謂之無民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  
是不可謂之無○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甚常道理恁地有托  
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  
常也○問游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  
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



若是疋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  
 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  
 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  
 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  
 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  
 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其弘矩三年而化為碧此所  
 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集覽長弘矩三  
碧美弘按一統志弘資中人周敬王時為大○問鬼神魂魄就一  
夫孔子嘗從之問樂死而血碧蜀人祀之  
 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  
 何耶其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  
 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

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  
 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  
 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說  
 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其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  
 屈伸往來然屈者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  
 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曰鬼神通天地  
 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  
 及氣之在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  
 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一句亦不得為別矣○問聖  
 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  
 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吉凶等事此



人能  
順理  
則吉

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  
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  
降於人哉且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  
是這箇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應獲  
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哉耳讀禮記祭義宰我  
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  
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  
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高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者也魄既  
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以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  
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  
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  
祭義不合曰如子

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  
祭祀或以燔燎或以禴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  
凶之事則子之言是也○橫渠所謂物怪神效不必辯且只守之  
不失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爲  
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  
茫昧不能以常理爲主者也伯有爲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  
如世之妖妄者也

南軒張氏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  
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  
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爲聲於人何預又曰鬼神  
之說須自窮究竟是無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為毛骨肉血者精也為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為萬物之靈非木石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魄氣之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為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為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人須如此分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而言今之說是自人面變而言若但言氣大易何以謂精氣為神但言理也橫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為心即此意玩味當自知之若以語人徒起紛紛也○園論虛靈知覺曰人只有箇魂與魄人記事自然記得底是魄如會

恁地搜索思量底這是魂魄日長一日魄是稟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又曰氣之呼吸為魂耳目之精明為魄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云精氣為物精是精與氣是煖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箇好物出來如人在胞胎中即是這兩箇物骨肉肌體是精血一路做出會呼吸活動是煖氣一路做出然而精血煖氣則自有箇虛靈知覺在裏面精血之虛靈知覺便是魄這虛靈知覺又不是一箇虛浮底物裏面却又具許多道理故木神曰仁是虛靈知覺人受木之氣其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木便是氣血神便是魂魄仁便是



箇道理如此看方是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個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為魂陰為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

真聖賢言

子產得聖賢之

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為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魂為神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為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殞落正是此意殞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易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西山真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之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即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炳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者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者理也暱鬼神而求焉斯不智矣○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縶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推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動而不已其神乎

至誠  
有感  
必通



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知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晨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齊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

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

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

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也是天地間妙用祖考

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周書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

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魯孫周玉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戮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

畧華夏蚤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蓋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

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統感必應。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

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為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祗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此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為鬼矣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



所謂來格亦畧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

無物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歎而先生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是合有底當有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庵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無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只合當祭如父母祖宗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



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  
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問上蔡云陰陽交而  
有神形氣誰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上兩句只是說神  
而爲神歸而爲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爲仁只是說能事  
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爲仁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爲  
不知此謂致生爲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齊七日戒直是將  
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  
嚮他便無了又問齊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  
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歛否曰是如此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  
爲尸○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其真讀大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  
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  
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  
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  
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  
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  
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  
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  
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  
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  
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



必立之方其義精其益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  
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  
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其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  
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  
猶自若也○鬼神一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  
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問性即  
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  
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  
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入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  
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  
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此小相屬故

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着  
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  
裏也○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  
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以氣魄言之若上  
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  
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又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  
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  
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疑聚底天子  
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  
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  
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

天地間公共之氣  
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



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且設許多禮義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特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畧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宗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漾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龍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去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

伯陵蒲姑氏左傳魯昭二十年齊侯至自田晏子待於蒞臺子綽馳而造焉云云昔爽鳩氏始居此李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子之所願也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左傳魯昭三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饗公命祀相審武子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敬其祀祀卽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問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命禘徙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按史記帝丘古顓頊之墟夏爲昆吾氏所居大康失政爲羿所距於河不得復反舊此其後帝相徙都于此春秋時衛成公亦遷都國地今濮州是也屬東昌府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左傳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歸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廖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如今祭勾芒記月令篇其神勾芒注勾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宮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於春祀之○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疑聚若相奪予饗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問人祭祖先是以



已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為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士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為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母就這母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問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一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聖人  
真得  
清明  
純粹  
之氣

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歟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二樣其實只一歟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



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其爽鳩氏季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鄉魯衛徙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此一作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集覽**

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其爽鳩氏季前逢

○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以感○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此乎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虛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炳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



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又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齊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齊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此子氣狂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吊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此子精

神在這裏古有饗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饗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

生氣去接他集覽 饗龜 記曰今節正月命有司饗龜筮占兆審卦吉凶也

古人奉先追遠之誼

勉齋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



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為不可信  
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求諸陽或  
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膾蕭音蕭以肅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  
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  
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  
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  
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膾膾燔燎并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  
大槩亦不過如此○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  
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脉絡相關繫完親切謝上蔡曰  
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已之精神

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  
實處却都箇弄只管外面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  
已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  
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范氏  
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真實  
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以副其  
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欲享且如季氏不當祭  
泰山而胃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  
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  
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  
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鶴山魏氏曰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享之其昭明君高懷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也

論祭祀神祇

程子曰俗人酷畏鬼神亦不復敬畏○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

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邪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一作祀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遠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遊魂為變魂果何物其遊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或問鬼神事伊川以為造化之迹但如敬與遠字却似有跡不知遠箇甚底和靖尹氏正色曰非其鬼而祭之誦也又如今人將鬼神



來微福便是不敬不遠又曰鬼神事無他却只是箇誠呂堅中曰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曰然

朱子曰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地之神只是萬  
物發生山川出雲之類○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  
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湏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  
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  
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雷今廟宇有靈震亦是山川之氣會  
聚處久之被人搖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  
祭天地山川而有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  
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  
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示之義曰

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鬼者陰  
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  
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  
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  
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問子  
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  
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為得而  
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為得而不來  
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  
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



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  
 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  
 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  
 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夏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  
 亦不能為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才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  
 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集覽夏太伯伍子胥廟按一統志太  
 伯廟在蘇州府閶門內伍子胥廟在蘇州府城西四十里○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  
 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  
 謂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  
 銷鏹了一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是正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

氣用戸要得一氣來聚這戸上不是徒然欲享所以用灌用燎用  
 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繫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  
 之氣關聚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  
 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久隨其分限小  
 大如此○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負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  
 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  
 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  
 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切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  
 深矣



論生死

死生更無別理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累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合而生非來也盡而死非往也然而精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謂之往亦可矣。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

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為鬼猶生而為人也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

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問人死時只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不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也

魯齋許氏曰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寧有是理

性理大全第二十八卷

四月分五卦 卷伯七十二板



皇朝通志卷之六



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皇朝通志卷之六





